

澳大利亞：生物時間囊

◎ 余創豪

最近筆者的澳洲之旅可說是一場穿越「時光機」的探索。踏上這片大陸，你會立刻被一群在世界其他地方絕跡的珍禽異獸所震撼。澳洲之所以能成為如此獨特的「生物博物館」，源於它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長期隔離。大約 1.8 億年前，岡瓦那超大陸（Gondwana）開始分裂，約五千萬年前，澳洲徹底成為孤島。當胎盤類哺乳動物（如獅子、狼）在世界其他角落佔據統治地位時，澳洲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實驗室，讓有袋類動物在此獨立發展，並填補了所有生態位。在大洋的阻隔下，這些動物在漫長的歲月中獨自適應乾燥且崎嶇的環境，創造了一個至今仍大致保存完好的「生物時間囊」。



這裡的物種多樣性令人眼花繚亂：強壯的有袋類（Macropods）（如袋鼠和袋熊）在灌木叢中跳躍，而袋熊（Wombat）像小推土機一樣在地下穿梭。這裏還有極其怪異的單孔目動物（Monotremes，即卵生哺乳動物）、長著兔子耳朵的兔耳袋狸（Bilby）、以白蟻為食的袋食蟻獸（Numbat），以及在樹冠間滑翔的可愛小飛袋鼠（Sugar Glider）。甚至連樹上都住著樹袋鼠（Tree Kangaroo），空氣中還不時傳來笑翠鳥（Laughing Kookaburra）那宛如人類笑聲的鳴叫。

這裡就像是一個具有自己一套自然法則的生命舞台，在這次旅程中，我極其幸運地目睹了許多偶像級的野生動物。我親眼見到了穿著迷你燕尾服的小藍企鵝（Blue Penguin）



、外型充滿史前氣息的塔斯曼尼亞惡魔（Tasmanian devil）、恍如外星生物的針鼯（Echidna）、壯碩得像塊會走路石頭的袋熊、在海岸邊懶洋洋曬太陽的稀有澳洲海獅（Australian Sea Lion）。然而，最讓我震撼的是兩次基因界的「奇蹟」：白色小袋鼠（White Wallaby）與白色大袋鼠（White Kangaroo）。在布魯尼島（Bruny Island）見

到的白色小袋鼠，通體雪白、眼睛粉嫩，宛如森林中的精靈。連當地人都感到驚訝，說他們一輩子都沒見過白色的小袋鼠！而在墨爾本那隻白色大袋鼠同樣如夢似幻，在綠色的草地上顯得格外顯眼，彷彿一朵掉落在地上的雲。這些白化或白變症的動物通常很難在野外生存，因為牠們缺乏偽裝，但牠們竟像童話故事般生存了下來，因為在這塊隔絕的大陸中，牠們沒有天敵。



然而，這趟旅程並非只有驚嘆，也伴隨警示。人類對自然的「善意介入」，往往低估了生態系統的精細平衡。瑪麗亞島（Maria Island）的塔斯曼尼亞惡魔便是一則近乎黑色幽默的案例。為了保護這小動物免於致命的傳染性臉部腫瘤疾病，人類將牠們遷移至這座原本沒有此物種的島嶼。結果，在缺乏天敵的情況下，惡魔族群迅速擴張，並轉而捕食當地繁殖的小藍企鵝。短短數年間，約三千對築巢的企鵝消失殆盡。這不是惡魔的「原罪」，人類試圖拯救一種動物，卻不小心終結了另一種，這是典型的「好心做壞事」。

在這次旅程中我參觀了藍色企鵝在黃昏時上岸，坦白說，我有點失望，一些老人曾經說從前上岸的藍色企鵝多得如天星海沙，但現在只是寥寥可數。這固然與季節有關，但長期趨勢同樣令人憂心。航運活動、漁網纏繞與沿岸開發增加了死亡風險；更深層的問題則來自全球暖化。海水升溫改變了魚群的分布，企鵝必須游得更遠才能覓食，繁殖成功率因此下降。更諷刺的是，藍色企鵝原本在陸地上幾乎沒有天敵，但人類引入的貓與狗，卻讓這種體型細小的企鵝突然暴露於新的獵食壓力之下。

我在塔斯曼尼亞的博物館觀賞了塔斯曼尼亞虎（Tasmanian Tiger，又稱袋狼 Thylacine）的標本、圖片和記錄片，不幸地，這種後背上有老虎紋的狗已經絕種。19世紀歐洲人移民來到塔斯曼尼亞，他們帶羊群到來發展畜牧業，後來抵達的歐洲殖民者帶來了家犬（如



梗犬等）。當時的農場主人錯誤地將羊群死亡歸咎於袋狼，儘管真正的兇手往往是家犬，但人們仍展開大規模捕獵，1909年捕殺令終於廢除，可惜為時已晚，1936年澳洲宣告最後一隻袋狼消失。

澳洲像一枚尚未完全破裂的生物時間囊，封存著古代的生物遺跡。但時間囊並非鋼鐵保險箱，它脆弱、有限，而且一旦破壞，便無法復原。人類常誤以為自己能修補、管理甚至主

宰自然，但事實卻一再證明，最終人類會把生態搞得一團糟，我們最擅長的是製造不可逆轉但後悔莫及的結局，諷刺的是，然後人類「大發慈悲」，去保護瀕臨絕種的物種，或者在博物館中憑弔牠們。這趟旅程提醒我，真正的文明並非征服自然，而是懂得在介入之前，先學會節制與敬畏。



〈澳大利亞：生物時間囊〉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2026年1月12日

原載於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